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二百三十一至二百三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袁繼升

太平廣記卷二百三十一

器玩三

張華　晉惠帝　許遜
陶眞白　張祖宅　唐儀
唐中宗　宋青春　武勝之
李守泰　陳仲躬　曹王皐
漁人

張華

晉張華生挺聰慧好觀奇異圖緯之學捃拾天下遺逸自書契之始考驗神怪及世間里閭所說撰博物志四百卷奏武帝帝曰卿才十倍萬代博識無倫記事採言多所浮妄宜刪翦無據以見成文昔仲尼刪詩書及鬼神幽昧之事不言怪力亂神今見卿此志驚所未聞異所未見將繁于耳目也可更芟截浮疑分為十卷即于御前賜青鐵硯此鐵是于闐國所獻鑄為硯又賜麟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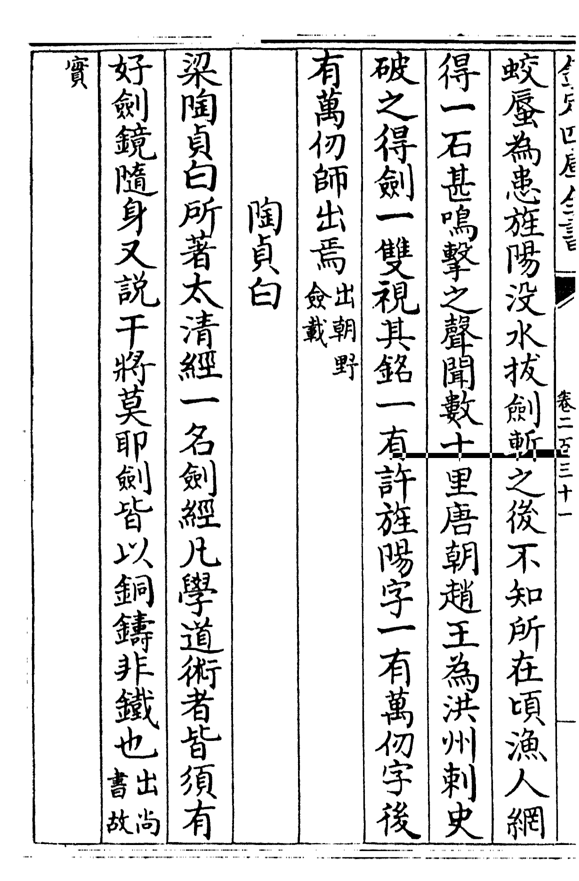
管此遼西國所獻也側理紙萬番南越所獻也漢言陟釐陟釐與側理相亂南人以海苔為紙其理縱橫斜側因為名焉（出王子年拾遺）

晉惠帝

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漢高祖斬白蛇劍孔子履咸見此劍穿屋飛去莫知所向（出異苑）

許遜

西晉末有旌陽縣令許遜者得道于豫章西山江中有



蛟蜃為患旌陽没水拔劍斬之後不知所在頃漁人網得一石甚鳴擊之聲聞數十里唐朝趙王為洪州刺史破之得劍一雙視其銘一有許旌陽字一有萬仞字後有萬仞師出焉（出朝野僉載）

陶貞白

梁陶貞白所著太清經一名劍經凡學道術者皆須有好劍鏡隨身又説干將莫耶劍皆以銅鑄非鐵也（出尚書故實）

又貞白隱居貝都山中嘗畜二刀一名善勝一名寳勝往往飛去人望之如二條青蛇本傳具載出芝田録

張祖宅

唐乾封年中有人于鎮州東野外見二白兎捕之忽却入地絶跡不見乃于入處掘之纔三尺許獲銅劍一雙古制殊妙于時長吏張祖宅以聞出朝野僉載

唐儀

唐上元年中令九品以上佩刀礪等袋彩帨為魚形結

帛作之取魚之象强之兆也至天后朝乃絶景雲之後又復前飾 出朝野僉載

唐中宗

唐中宗令揚州造方丈鏡鑄銅為桂樹金花銀葉帝每常騎馬自照人馬並在鏡中 出朝野僉載

宋青春

唐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驍果暴戾為衆所推西戎嘗歲犯邊境青春每臨陣必獨運劍大呼執馘而旋未

嘗中鋒鏑西戎憚之一軍咸賴焉後吐蕃大北獲生口數千里帥令譯問衣大虫皮者爾何不能害之答曰但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若叩銅鐵以為神助將軍也青春乃知劍之靈青春死後劍為瓜州刺史李廣琛所得或風雨後迸光出室環燭方丈哥舒翰鎮西凉知之求易以他寶廣琛不與因贈之詩曰刻舟尋已化彈鋏未酬恩出酉陽雜俎

武勝之

唐開元末太原武勝之為宣州司士知靜江事忽于灘中見雷公踐微雲逐小黃蛇盤繞灘上靜江人戲投以石中蛇鏗然作金聲雷公乃飛去使人往視得一銅劍上有篆許旌陽斬蛟第三劍云出廣異記

李守泰

唐天寶三載五月十五日揚州進水心鏡一面縱横九寸青瑩耀日背有盤龍長三尺四寸五分勢如生動玄宗覽而異之進鏡官揚州參軍李守泰曰鑄鏡時有一

老人自稱姓龍名護鬢鬚髮皓白眉如絲垂下至肩衣白衫有小童相隨年十歲衣黑衣龍護呼為𤣥冥以五月朔忽來神釆有異人莫之識謂鏡匠吕暉曰老人家住近聞少年鑄鏡暫來寓目老人解造眞龍欲為少年制之頗將愜于帝意遂令𤣥冥入爐所扃閉戶牖不令人到經三日三夜門左洞開吕暉等二十人于院内搜覔失龍護及𤣥冥所在鏡爐前獲素書一紙文字小隸云鏡龍長三尺四寸五分法三才象四氣禀五行也縱橫

九寸類九州分野鏡鼻如明月珠焉開元皇帝聖通神
靈吾遂降祉斯鏡可以辟邪鑒萬物秦始皇之鏡無以
加焉歌曰盤龍盤龍隱于鏡中分野有象變化無窮興
雲吐霧行雨生風上清仙子來獻聖聰吕暉等遂移鏡
爐置船中以五月五日午時乃于揚子江鑄之未鑄前
天地清謐興造之際左右江水忽高三十餘尺如雪山
浮江又聞龍吟如笙簧之聲達于數十里稽諸古老自
鑄鏡以來未有如斯之異也帝詔有司別掌此鏡至天

寶七載秦中大旱自三月不雨至六月帝親幸龍堂祈之不應問昊天觀道士葉法善曰朕敬事神靈以安百姓今亢陽如此朕甚憂之親臨祈禱不雨何也卿見眞龍否乎對曰臣亦曾見眞龍臣聞畫龍四肢骨節一處得似眞龍即便有感應用以祈禱則雨立降所以未靈驗者或不類眞龍耳帝即詔中使孫知古引法善于內庫徧視之忽見此鏡遂還奏曰此鏡龍眞龍也帝幸凝陰殿并召法善祈鏡龍頃刻見殿棟有白氣兩道下近

鏡龍龍鼻亦有白氣上近梁棟須臾充滿殿庭徧散城內甘雨大澍凡七日而止秦中大熟帝詔集賢待詔吳道子圖寫鏡龍以賜法善出異聞錄

陳仲躬

唐天寶中有陳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學修詞未成攜數千金于洛陽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甚大常溺人仲躬亦知之以靡有家室無所懼仲躬常習學不出月餘日有隣家取水女可十數歲恒每日來于井上

則逾時不去忽墜井而死井水深經宿方索得尸仲躬異之閒日窺于井上忽見水中一女子其形狀少麗依時様粧飾以目仲躬凝睇之際以紅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于世表仲躬神魂恍惚若不支持乃嘆曰斯為溺人之由也遂不顧而退後數月炎旱此井水不減忽一日水竭清旦有人叩門云敬元頴請謁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見者衣緋綠之衣其裝飾鉛粉悉時製耳仲躬與坐訊曰卿何以殺人元頴曰妾非殺人者此井

有毒龍自漢朝絳侯居于兹遂穿此井洛城内有五毒龍斯其一也緣與太一左右侍龍相得每為蒙蔽天命追徵多託故不赴集好食人血自漢以來殺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耗涸某乃國初方墜于井遂為龍所驅使為妖惑以誘人用供龍所食甚于辛苦情所非願昨為太一使者交替天下龍神盡須集駕昨夜子時已朝太一矣兼為河南旱勘責三數日方回今井内已無水君子誠能命匠淘之則獲脱斯難矣若然願終君子一生

奉養世間之事無不致言訖便失所在仲躬當時即命
匠命一親信與匠同入井囑曰但見異物即收至底無
別物唯獲古銅鏡一枚濶七寸七分仲躬令洗淨貯匣
內焚香以奉之斯所謂敬元頴也一更後元頴忽自門
而入直造燭前設拜謂仲躬曰謝生成之恩照濁泥之
下某昔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第七者也其鑄時皆以
日月為大小之差元頴則七月七日午時鑄者也貞觀
中為許敬宗婢蘭苕所墮以此井水深兼毒龍氣所苦

人入者悶絶故不可取遂為毒龍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獲重見人間耳然明晨内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已用錢僦居今移出何以取措足之所元頵曰但請君子飾裝一無憂也將辭去仲躬復留之問曰汝安得有紅綠脂粉狀乎對曰某變化無常非可具述言訖即無所見明旦忽有牙人叩戶兼領宅主來謂仲躬便請移居并夫役並足未到齋時前至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價數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價直契本一無遺缺

並交割訖後三日其清化宅井無故自崩兼延及堂隅東廂一時陷地仲躬後文戰累勝為大官有所要事未嘗不如遺宅之效也其鏡背有二十八字皆科斗書以今文推而寫之曰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時于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在世于背上環書一字管天文列宿依方列之則左有日而右有月龜龍虎雀並如其位于鼻四旁題云夷則之鏡出博異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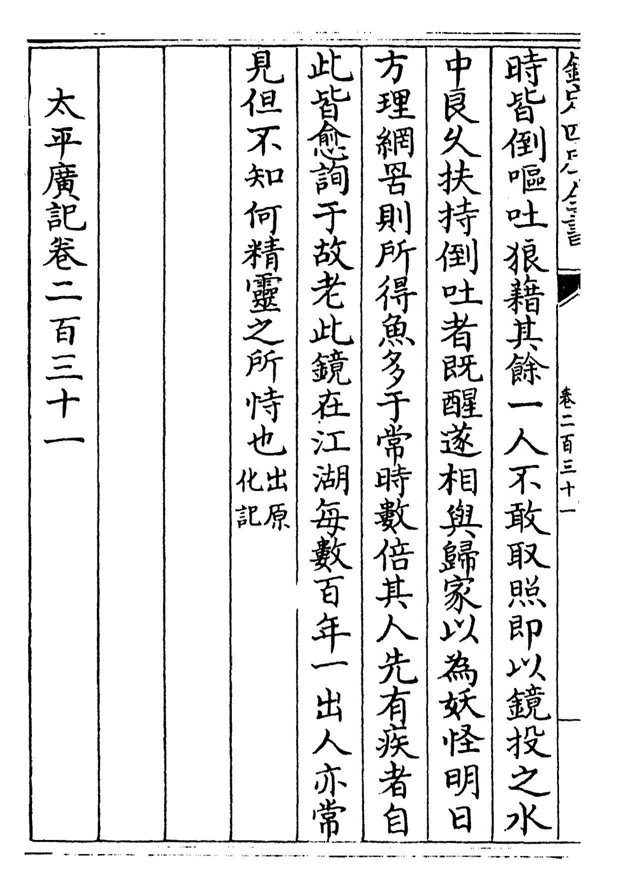
曹王皋

唐嗣曹王臯有巧思精于器用為邢州節度使有羇旅士人懷二羯鼓棬欲求通謁先啓于賓府賓府觀者咸訝議曰豈足尚耶對曰但啓之尚書當解矣及見臯捧而嘆曰不意今日獲逢至寶指其鋼匀之狀賓佐唯唯或腹非之臯曰諸公心未信乎但取食柈自選其極平正者令置棬于柈心以油注棬中棬滿而油無涓滴滲漏臯曰此必開元天寶中供御棬不然無以至此問其所自士人曰某先人在黔中得于高力士之家衆方深

伏賓府又潛問士人宜償幾何士人曰不過三萬及遺金帛器皿其直果稱是焉出羯鼓錄

漁人

蘇州太湖入松江口唐貞元中有漁人載小網數船共十餘人下網取魚一無所獲網中得物乃是鏡而不甚大漁者忿其無魚棄鏡于水移船下網又得此鏡漁人異之遂取其鏡視之纔七八寸照形悉見其筋骨臟腑潰然可惡其人悶絶而倒衆人大驚其取鏡鑒形者即



時皆倒嘔吐狼藉其餘一人不敢取照即以鏡投之水中良久扶持倒吐者既醒遂相與歸家以為妖怪明日方理網罟則所得魚多于常時數倍其人先有疾者自此皆愈詢于故老此鏡在江湖每數百年一出人亦常見但不知何精靈之所恃也出原化記

太平廣記卷二百三十一

太平廣記卷二百三十二

器玩四

符載　破山劍　揚州貢
鄭雲逵　張存　百合花
浙右漁人　元稹　李德裕
甘露僧　令狐綯 以下六條原闕　裴岳
茍諷　紅沫　鐵頭

虔州刺史　周邯

貞陽觀

啤湖漁者　文谷

符載

唐符載文學武藝雙絶常畜一劍神光照夜為晝客游至淮浙遇巨商舟艦遭蛟作梗不克前進擲劍一揮血灑如雨舟舸安流而逝後遇寒食于人家裹秬粽麄如桶食刀不可用以此劍斷之訖其劍無光若頑鐵無所用矣古人云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其此劍之謂乎

出芝田錄

破山劍

近世有士人耕地得劒磨洗詣市有胡人求買初還一千累上至百貫士人不可胡隨至其家愛玩不捨遂至百萬已尅明日持直取劒會夜佳月士人與其妻持劒共視笑云此亦何堪至是貴價庭中有搗帛石以劒指之石即中斷及明胡載錢至取劒視之嘆曰劒光已盡何得如此不復買士人詰之胡曰此是破山劒唯可一

用吾欲持之以破寶山今光鋩頓盡疑有所觸士人夫妻悔恨向胡說其事胡以十千買之而去出廣異記

揚州貢

揚州舊貢江心鏡五月五日揚子江所鑄也或言無百煉者六七十煉則止易破難成往往有鳴者出國史補

鄭雲逵

唐鄭雲逵少時得一劍鱗鋏星鐔有時而吼常莊居横膝玩之忽有一人從庭樹窣然而下紫衣朱幘被髮露

劍而立黑氣周身狀如重霧鄭素有膽氣佯若不見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異劍願借一觀鄭謂曰此凡鐵耳君居上界豈藉此乎其人求之不已鄭伺便良久疾斫之不中劃墜黑氣著地數日方散出酉陽雜俎

張存

唐段成式其友人溫介云大歷中高郵百姓張存以踏藕為業嘗于陂中見旱藕稍大如臂遂盡力掘之深二丈大至合抱以不可窮乃斷之中得一劍長二尺色青

無刃存不之寶邑人有知者以十束薪獲焉其藕無絲出酉陽雜俎

百合花

唐元和末海陵夏侯一庭前生百合花大如常數倍異之因發其下得甓匣十三重各匣一鏡至第七者光不蝕照日光環一丈其餘規銅而已出酉陽雜俎

浙右漁人

唐李德裕長慶中廉問浙右會有漁人于秦淮垂機網

下深處忽覺力重舁于常時及斂就水次卒不獲一鱗但得古銅鏡可尺餘光浮于波際漁人取視之歷歷盡見五臟六腑血縈脉動竦駭氣魄因腕戰而墜漁人偶話于旁舍遂聞之于德裕盡周歲萬計窮索水底終不復得出松窗錄

元稹

唐丞相元稹之鎮江夏也常秋夕登黄鶴樓遥望其江之湄有光若残星焉遂令親信一人往視之其人棹小

舟直詣光所乃釣船中也詢彼漁者云適獲一鯉光則無之其人乃擕鯉而來既登樓公命庖人剖之腹中得鏡二如錢大而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鱗鬛爪角悉具精巧且澤常有光耀公寳之置卧内巾箱之中及相國薨鏡亦亡去出三水小牘

李德裕

唐太尉衛公李德裕嘗有老叟詣門引五六輩舁巨桑木請謁焉閽者不能拒之德裕異而出見叟曰此木某

家寶之三世矣某今年耄感公之仁德且好奇異是以獻耳木中有奇寶若能者斷之必有所得洛邑有匠計其年齒巳老或身巳歿子孫亦當得其旨設非洛匠無有能斷之者公如其言訪于洛下匠巳殂矣子隨使而至玩視良久曰可徐而斷之因解為二琵琶槽自然有白鴿羽翼嘴足巨細畢備匠料之微失厚薄不中一鴿少其翼公以形全者進之自留其一今猶在民間水部員外盧延讓見太尉之孫道其事（出錄異記）

甘露僧

唐潤州甘露寺僧某者道行孤高名重江左李衛公德裕廉問日常與之遊及罷任以方竹杖一枝留贈焉方竹出大宛國堅實而正方節眼鬚牙四面對出實衛公之所寶也及再鎮浙右其僧尚在公問曰前所奉竹杖無恙否僧對曰已規圓而漆之矣公嗟惋彌日出桂苑叢談

令狐綯

唐丞相令狐綯因話奇異之物自出鐵筩徑不及寸長四寸

內取小卷書於日中視之乃九經並足其紙即蠟蒲團其文
勻小首尾相似其精妙難以言述又傾其中復展看輕絹一
匹度之四丈無少秤之纔及半兩視之似非人世所有闕

返報太守懼追叟欲加刑叟曰乞使君不
草草某知書褚輩只須此筆乞先見相公書跡然後創
製太守示之叟笑曰若如此不消使君破三十錢者且
更寄五十管如不稱甘鼎鑊之罪仍乞械繫候使回期
太守怒稍解且述叟事云覩相公神翰宜此等筆相府

得之試染翰甚佳復書云筆大可意宜優賜匠人也太守喜以束帛贈叟而遣之出芝田錄

周邯

唐周邯自蜀沿流嘗市得一奴名曰水精善于探水乃崑崙白水之屬也邯疑瞿塘之深命水精探之移時方出云其下有闗不可越渡但得金珠而已每遇深水潭洞皆命奴探之多得寶物聞汴州八角井多有龍神時有異手出於井面欲使水精探之而猶豫未果其友邵

澤有利劍常自神之解劍授奴遣之入井邯與澤于外以俟之悄然經久忽見水精高躍出井未及投岸有大金手拿之復入劍與奴自此並失邯悲其水精澤恨其寶劍終莫窮其事他日有人謂邯曰此井乃龍神所處水府靈司豈得輒犯可祭而謝之邯乃祭謝而去出原化記

眞陽觀

新淦縣有眞陽觀者即許真君弟子曾真人得道之所其常住有莊田頗為邑民侵據唐僖宗朝南平王鍾傳

據江西八州之地時觀内因修元齋忽有一香爐自天而下其爐高三尺下有一盤盤内出蓮花一枝花有十二葉葉間隱出一物即十二屬也爐頂上有一仙人戴遠遊之冠着雲霞之衣相儀端妙左手搘頤右手垂膝坐一小磐石石上有花竹流水松檜之狀雕刋奇怪非人工所及也其初降時凡有邑民侵據本觀莊田即蜚于田所放大光明邑民驚懼即以其田還觀莫敢逗留南平王聞其靈異遣使取爐至江西供養忽一夕失爐

尋之却至舊觀道俗目之爲瑞爐故丞相樂安公孫偓南遷路經此觀留題末句云好是步虛明月夜瑞爐擡下醮壇前其瑞爐比如金色輕重不定尋常舉之只可及六七斤曾有一盜者竊之雖數人亦不能舉至今猶在本觀而不能復擡矣出玉堂閑話

𤨏湖漁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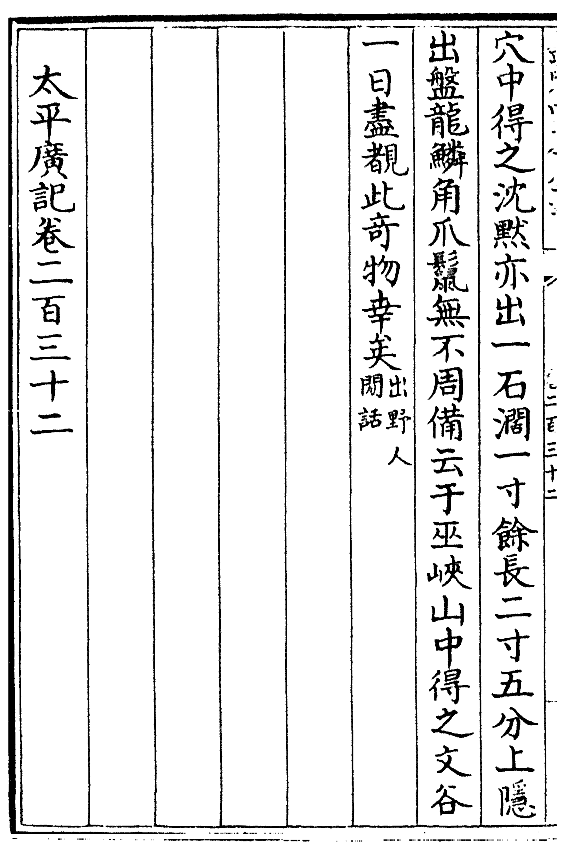
徐宿之界有𤨏湖周數百里兩州之莞蒲萑葦迨芰荷之類賴以資之唐天祐中有漁者于網中獲鐵鏡亦不

甚澁光猶可鑒面濶五六寸擕以歸家忽有一僧及門謂漁者曰君有異物可相示乎答曰無之僧曰聞君獲鐵鏡即其物也遂出之僧曰君但却將往所得之處照之看有何覩如其言而往照見湖中無數甲兵漁者大駭復沉于水僧亦失之耆老相傳湖本陴州淪陷所致圖籍亦無載焉

文谷

偽蜀詞人文谷好古之士也嘗詣中書舍人劉光祚喜

曰今日方與二客為約看予桃核盃文方欲問其由客至乃青城山道士劉雲次乃昇仙宫客沈默也劉謂之曰文員外亦奇士因令取桃核盃出視之盃濶尺餘紋彩燦然真蟠桃之實也劉云予少年時常游華岳逢一道士以此核取瀑泉盥漱予覩之驚駭道士笑曰爾意欲之耶即以半片見授予寶之有年矣道士劉雲出一白石圓如雞子其上有文彩隱出如畫乃是二童子持節引仙人眉目毛髮冠屨衣帔纖悉皆具云於麻姑洞石



穴中得之沈默亦出一石濶一寸餘長二寸五分上隱出盤龍鱗角爪鬣無不周備云于巫峽山中得之文谷一日盡覩此奇物幸矣出野人閒話

太平廣記卷二百三十二

太平廣記卷二百三十三

酒

千日酒　擒奸酒　若下酒
崑崙觴　碧筩酒　九醖酒
消腸酒　青田酒　黏雨酒
酒名　南方酒　李景讓
夏侯孜　孫會宗　陸扆

酒量

山濤　周顗　裴弘泰

王源中

嗜酒

徐邈　劉伶　酒臭

酒

千日酒

昔有人名玄石從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千日酒忘語

其節至家醉臥不醒數日家人不知以為死也具棺殮葬之酒家至千日乃憶玄石前來沽酒醉當醒矣遂往索玄石家而問之云石亡已三年今服闋矣於是與家人至玄石墓掘冢開視玄始醒起于棺中出博物志

擒奸酒

河東人劉白墮者善于釀酒六月中時暑赫劉以甖貯酒曝于日中經一旬酒味不動飲之香美醉而不易醒京師朝貴出郡者遠相餉餽踰于千里以其可至遠號

曰鶴觴亦名騎驢酒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鴻賓帶酒之任路中夜逢刼盜盜飲之皆醉遂被擒獲因此復名擒奸酒游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唯畏白墮春醪出伽藍記

若下酒

輿地志村人取若下水以釀酒醇美俗稱若下酒張協七啓云荊州烏程豫北竹葉即此是也出十道記

崑崙觴

魏賈瑀家累千金博學善著作有蒼頭善別水常令乘

小舟于黄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器中色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酒之芳味世間所絶曾以三十斛上魏莊帝 出酉陽雜俎

碧筩酒

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慤三伏之際每率賓僚避暑于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徑上輪囷如象鼻傳吸之名為碧筩歷下效之言酒味雜蓮氣香冷勝於冰 出酉陽雜俎

九醖酒

張華既貴有少時知識來候之華與共飲九醖酒為酣暢其夜醉眠華常飲此酒醉眠後輒敕左右轉側至覺是夕忘敕之左右依常時為張公轉側其友人無人為之至明友人猶不起華咄云此必死矣使視之酒果穿腸流牀下滂沱出世說

消腸酒

張華為醇酒煮三薇以漬麴糵糵出西羌麴出北胡胡中有指星麥四月火星出穫麥而食之糵用水漬三夕

而麦生萌牙以平旦時鷄初鳴而用之俗人呼為鷄鳴麦以醸酒清美𠰻久含令人齒動若大醉不搖蕩使人肝腸爛當時謂之消腸酒或云醇酒可為長宵之樂二說聲同而事異焉出王子年拾遺

青田酒

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其樹與實而核大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劉章曾得二枚集賓設之可供二十人一核方盡一核所盛復中飲矣唯不可久置久則

味苦難飲因名其核曰青田壺酒曰青田酒出古今注

黏雨酒

石虎于大武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結珠為簾垂五色玉珮上有銅龍腹空盛數百斛酒使胡人于樓上噀酒風至望之如雲霧名曰黏雨臺使以灑塵出拾遺錄

酒名

酒名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河東之乾和蒲桃嶺南之靈溪博羅

宜城之九醞潯陽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蝦蟆陵之郎官清河漢之三勒漿其法出波斯三勒者謂菴摩勒毗黎勒訶黎勒出國史補

南方酒

新州多美酒南方酒不用麴蘖杵米為粉以衆草葉胡蔓草汁溲南人呼野葛為胡蔓草大如卵置蓬蒿中蔭蔽經月而成用此合糯為酒故劇飲之後既醒猶頭熱涔涔有毒草故也南方飲既燒即實酒滿甕泥其上以火燒方熟

不然不中飲既燒即揭瓶趨虛泥固猶存沽者無能知美惡就泥上鑽小穴可容筯以細筩插穴中沽者就吮筩上以嘗酒味俗謂之滴淋無頼小民空手入市徧就酒家滴淋皆言不中取醉而返南人有女數歲即大釀酒既漉候冬陂池水竭時寘酒罌密固其上瘞于陂中至春漲水滿不復發矣候女將嫁因決陂水取供賀客南人謂之女酒味絶美居常不可致也出投荒雜錄

李景讓

大中年丞郎宴席蔣伸在座忽斟一杯言曰席上有孝于家忠于國及名重于時者飲此爵衆皆肅然無敢舉者獨李公景讓起引此爵蔣曰此宜其然出盧氏雜說

夏侯孜

崔鄲為京尹日三司使在永達亭子宴丞郎崔乘酒突飲衆人皆延之時譙公夏侯孜為戶部使問曰尹曾任給舍否崔曰無譙公曰若不曾歷給舍京兆尹不合衝丞郎宴命酒糺來命下籌且吃罰爵取三大器物引滿

飲之良久方起出盧氏雜説

孫會宗

唐孫會宗僕射即渥相大王父也宅中集内外親表開宴有一甥姪為朝官後至及中門見緋衣官人衣襟前皆是酒涴咄咄而出不相識頃即席説于主人訝無此官沉思之乃是行酒時階上酹酒草草傾潑也自此每酹酒止側身恭跪一酹而已自孫氏始今人三酹非也出北夢瑣言

陸扆

陸相扆出典夷陵時有士子修謁相國與之從容因命酒酹勸此子辭曰天性不飲酒相曰誠如所言已校五分矣蓋平生悔吝有十分不爲酒困自然減半也出北夢瑣言

酒量

山濤

山濤字巨源飲酒量至八斗武帝欲試之使人私默以記之至量而醉出晉書

周顗

周顗字伯仁飲酒至量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恨無對偶有舊對北來顗遇之為忻然乃置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醒顗使人視之客已腐脇而死矣出晉書

裴弘泰

唐裴均之鎮襄州裴弘泰為鄭滑館驛巡官充聘于漢南遇大宴為賓司所漏及設會均令走屈鄭滑裴巡官弘泰奔至均不悦責曰君何來之後大涉不敬酌後至

酒巳投紏籌弘泰謝曰都不見客司報宴非敢慢也叔父捨罪請在座銀器盡斟酒滿之器隨飲以賜弘泰可乎合座壯之均亦許焉弘泰次第揭座上小爵以至觥船凡飲皆竭隨飲訖即寘于懐須臾盈滿筵中有銀海受一斗以上其内酒亦滿弘泰以手捧而飲飲訖目吏人將海覆地以足踏之捲抱而出即索馬歸驛均以弘泰納飲器稍多色不懌午後宴散均又思弘泰之飲必為酒過度所傷憂之迨暮令人視飲後所為使者見弘

泰戴紗帽于漢陰驛廳箕踞而坐召匠秤得器物計二百餘兩均不覺大笑明日再飲回車日贈遺甚厚出乾䐻子

王源中

王源中文宗時為翰林承旨暇日與諸昆季蹴踘于太平里第毬子擊起誤中源中之額薄有所損俄有急召比至上訝之源中具以上聞上曰卿大雍睦命賜酒二盤每盤貯十金椀每椀各容一升許宣令并椀賜之源中飲之無餘略無醉容出摭言

嗜酒

徐邈

魏徐邈字景山爲尚書郎時禁酒邈私飲沈醉從事趙達問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太祖甚怒鮮于輔曰醉人謂清酒爲聖人濁酒爲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乃得免罪出異苑

劉伶

劉伶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其遺形如此渴甚求酒于妻妻藏酒棄器諫曰非養生

之道宜斷之伶曰善當祝鬼神自誓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酲婦人之言必不可聽於是酌酒御肉塊然復醉出晉書

酒臭

義寧初一縣丞衣纓之胄年少時甚有丰采涉獵書史兼有文性其後沉湎于酒老而彌篤日飲數升略無醒時得病將終酒臭聞于數里遠近驚愕不知所由如此一旬此人遂卒故釋典戒酒令人昏癡今臨亡酒臭彰

其入惡道耳出五行記

太平廣記卷二百三十三

太平廣記卷二百三十四

食

吳饌　御厨　五侯鯖
劉孝儀　䱹議　䱹表
熱洛河　名食　敗障泥
尚食令　大餅
能食

范汪　宋明帝　苻堅三將

菲食

茅容　陸機　羊曼

食

吴饌

吴郡獻海鮸乾鱠四瓶瓶容一斗浸一斗可得徑尺數盤并狀奏作乾鱠法帝示羣臣云昔術人介象于殿庭釣得海魚此幻化耳亦何足為異今日之鱠乃是真海魚所作來

自數千里亦是一時奇味虞世基對曰術人之魚既幻其鱠固亦不真出數盤以賜達官作乾鱠之法當五六月盛熱之日于海取得鮸魚大者長四五尺鱗細而紫色無細骨不腥者捕得之即于海船之上作鱠去其皮骨取其精肉縷切隨成隨曬三四日須極乾以新白甆瓶未經水者盛之密封泥勿令風入經五六十日不異新者取啖之時開出乾鱠以布裹大甕盛水漬之三刻久出帶布瀝却水則皦然散置盤上如新鱠無別細切香柔葉鋪上筯撥令調

匀進之海魚體性不腥然鱔鯢魚肉軟而白色經乾又和以青葉晢然極可噉又獻海蝦子三十梃梃長一尺濶一寸厚一寸許甚精美作之法取海白蝦有子者每三五斗置密竹籃中于大盆内以水淋洗蝦子在蝦腹下赤如覆盆子則隨水從籃目中下通計蝦一石可得子五升從盆内漉出縫布作小袋子如徑寸半竹大長二尺以蝦子滿之急繫頭隨袋多少以末鹽封之周厚數寸經一日夜出曬夜則平板壓之明旦又出曬夜依前壓十日乾則拆破

袋出蝦子梃色如赤琉璃光徹而肥美鹽于鯔魚數倍
又獻鮸魚含肚千頭極精好作之法當六月七月盛熱
之時取鮸魚長二尺許去鱗淨洗停二日待魚腹脹起
方從口抽出腸去腮留目滿腹納鹽竟即以末鹽封周
徧厚數寸經宿乃以水淨洗日則曝夜則收還安平板
上又以板置石壓之明日又曬夜還壓如此五六日乾
即納乾甕甕封口經二十日出之其皮色光徹有如黃
油肉則如糗又如沙棊之蘇者微醎而有味味美于石

首含肚然石首含肚亦年常入獻而肉殭不及此法出自隨口味使大都督杜濟濟會稽人能别味善于鹽梅亦古之符朗今之謝諷也出大業拾遺

又吳郡獻松江鱸魚乾鱠六瓶瓶容一斗作鱠法一同鮸魚然作鱸魚鱠須八九月霜降之時收鱸魚三尺以下者作乾鱠浸漬訖布裹瀝水令盡散置盤内取香柔花葉相間細切和鱠撥令調匀霜後鱸魚肉白如雪不腥所謂金虀玉鱠東南之佳味也紫花碧葉間以素鱠

亦鮮潔可觀吳郡又獻蜜蠏三千頭作如糖蠏法蜜擁劒四甕擁劒似蠏而小二螯偏大吳郡賦所謂烏賊擁劒是也出大業拾遺

御厨

御厨進饌凡器用有少府監進者用九飣食以牙盤九枚裝食味于其間置上前亦謂之看食見京都人説兩軍每行從進食及其宴設多食雞鵝之類就中愛食子鵝鵝每隻價值二三千每有設據人數取鵝燖去毛及

去五臟釀以肉及糯米飯五味調和先取羊一口亦𤇆剥去腸胃置鵝于羊中縫合炙之羊肉若熟便堪去却羊鵝鵝渾食之謂之軍羊殁忽翰林學士每遇賜食有物若畢羅形麄大滋味香美呼為諸王從事出盧氏雜說

五侯鯖

婁護字君卿歷游五侯之門每旦五侯家各遺餉之君卿口厭滋味乃試合五侯所餉之鯖而食甚美世所謂五侯鯖君卿所致出語林

或云護兼善五侯不偏食故合而為之鯖也出世說

又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往來護豐辯辯傳會五侯問各得其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鯖世稱五侯鯖以為奇味焉出西京雜記

劉孝儀

梁劉孝儀食鯖鮓曰五侯九伯令盡征之魏使崔劼李騫在坐劼曰中丞之任未應已得分陜騫曰若然中丞當至穆陵劉孝儀曰鄴中鹿尾乃酒餚之最劼曰

生魚熊掌孟子所稱雞跖猩唇呂氏所向鹿尾乃有奇味竟不載書籍每用為恨孝儀曰實自如此或古今好尚不同梁賀季曰青州蟹黄乃為鄭氏所記此物不書未解所以騫曰鄭亦稱益州鹿但未是珍味出酉陽雜俎

鮔議

何胤侈于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鮔腊糖蟹使門人議之學士鍾岏議曰鮔之就腊驟于屈申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惻怛至于車螯

蚶蠣眉目内缺慙渾淪之竒唇吻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榮不悴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而何異故宜長充庖廚永為口實出酉陽雜俎

鮔表

後梁常琳京兆人南遷于襄陽天保中為舍人涉獵有才藻善劇談嘗為鮔表以譏刺時人其詞曰臣鮔言伏見除書以臣為粽熬將軍油蒸校尉臛州刺史脯腊如故肅承將命含灰屏息憑籠臨鼎載戰載兢臣美愧夏

鱸味慙冬鯉常恐鲐腹之譏懼貽鼈巖五甘反之誚是以嗽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臨曲蒙鈎拔遂得超昇綺席忝預玉盤遠厠玳筵猥頒象箸澤覃紫腴恩加黃腹方當鳴姜動桂紆蘇佩欓輕瓢纔動則樞盤如烟濃汁暫停則蘭餚成列宛轉綠虀之中逍遙朱唇之内銜恩噬澤九殞弗辭無任屏營之誠謹詣銅鐺門奉表致謝以聞詔答曰省表具悉卿池沼縉紳陂渠俊乂穿蒲入荇肥滑有聞允堪兹選無勞致謝出酉陽雜俎

熱洛河

玄宗命射生官射鮮鹿取血煎鹿腸食之謂之熱洛河賜安祿山及哥舒翰出盧氏雜說

名食

今衣冠家名食有蕭家餛飩漉去其湯不肥可以瀹茗庾家粽子白瑩如玉韓約能作櫻桃饆饠其色不變又能造冷胡突鱠鱧魚臆連蒸麞麞皮索餅將軍曲良翰能為驢鬉駝峯炙出酉陽雜俎

敗障泥

貞元中有一將軍家出飯食每說無物不堪喫唯在火候善五味嘗取敗障泥胡盝修理食之其味佳出酉陽雜俎

尚食令

馮給事入中書祇候宰相見一老官人衣緋在中書門立候通報時夏瞧公為相留坐論事多時及出日勢已晚其官人猶尚在乃遣人問是何官官人近前相見曰某新除尚食局令有事相見相公因令省官通之官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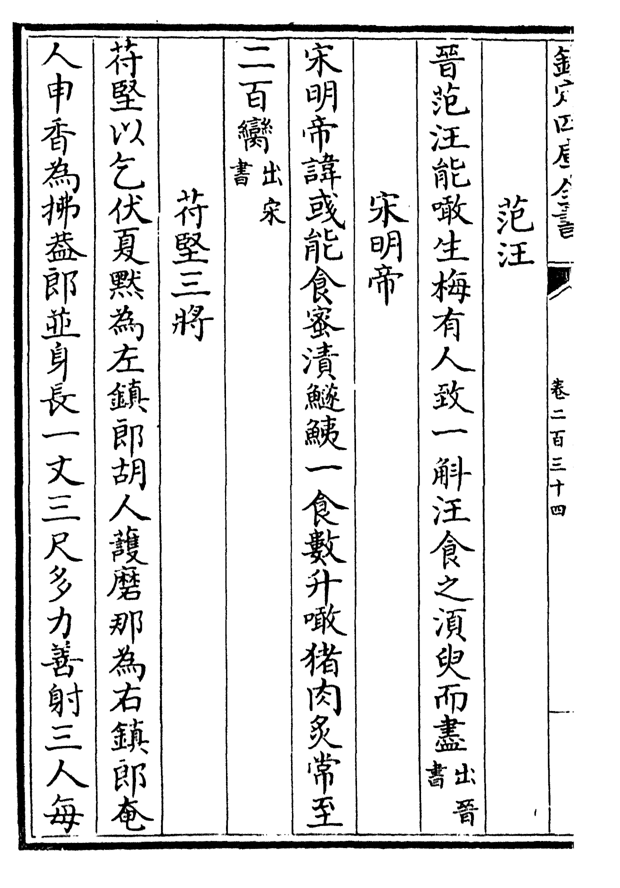
入給事偶未去官人見宰相了出謝云若非給事恩遇
某無因得見相公某是尚食局造䭔子手不知給事宅
在何處曰在親仁坊曰欲試薄藝但不知給事何日在
宅曰來日當奉候然欲相訪要何物曰要大臺盤一隻
木楔子三五十枚及油鐺炭火好麻油一二斗南棗爛
麵少許給事素精于飲饌歸宅便令排比仍垂簾家口
同觀之至日初出果秉簡而入坐飲茶一甌便起出廳
脫衫靴帶小帽子青半肩三幅袴花襜袜肚錦臂鞲遂

四面看臺盤有不平處以一楔塡之候其平正然後取油鐺爛麪等調停袜肚中取出銀盒一枚銀篦子銀笊籬各一候油煎熱于盒中取𩜾子𩟄以手于爛麪中團之五指間各有麪透出以篦子刮郤便置𩜾子于鐺中候熟以笊籬漉出以新汲水中良久郤投油鐺中三五沸取出抛臺盤上旋轉不定以太圓故也其味脆美不可名狀出盧氏雜說

大餅

王蜀時有趙雄武者衆號趙大餅累典名郡為一時之富豪嚴潔奉身精于飲饌居常不使膳夫六局之中各有二婢執役當廚者十五餘輩皆著窄袖鮮潔衣裝事一餐邀一客必水陸俱備雖王侯之家不得相倣焉又能造大餅每三斗麵擀一枚大於數間屋或大內宴聚或豪家有廣筵多于衆賓內獻一枚裁剖用之皆有餘矣雖親密懿分莫知擀造之法以此得大餅之號出北夢瑣言

能食



范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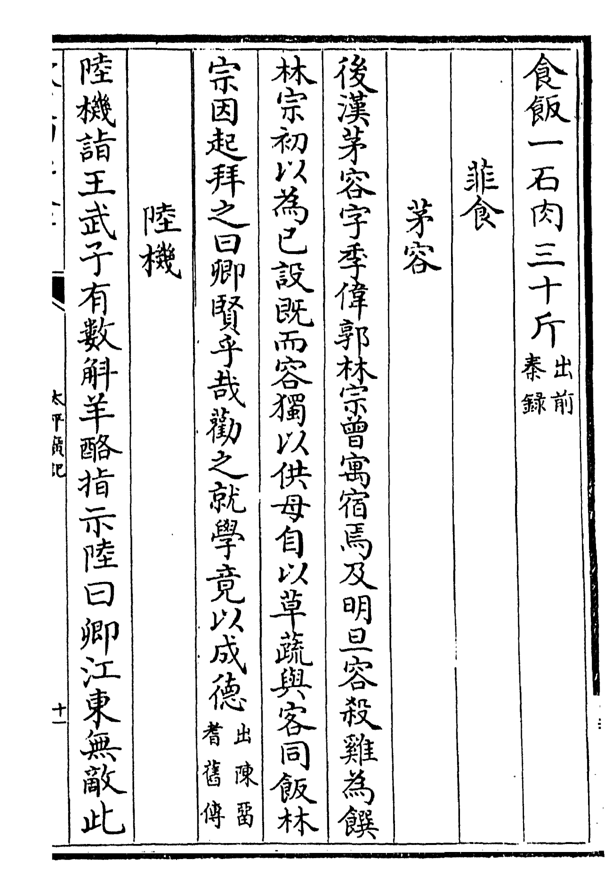
晉范汪能噉生梅有人致一斛汪食之須臾而盡出晉書

宋明帝

宋明帝諱彧能食蜜漬鱁鮧一食數升噉猪肉炙常至二百臠出宋書

苻堅三將

苻堅以乞伏夏默為左鎮郎胡人護磨那為右鎮郎奄人申香為拂蓋郎並身長一丈三尺多力善射三人每



食飯一石肉三十斤出前秦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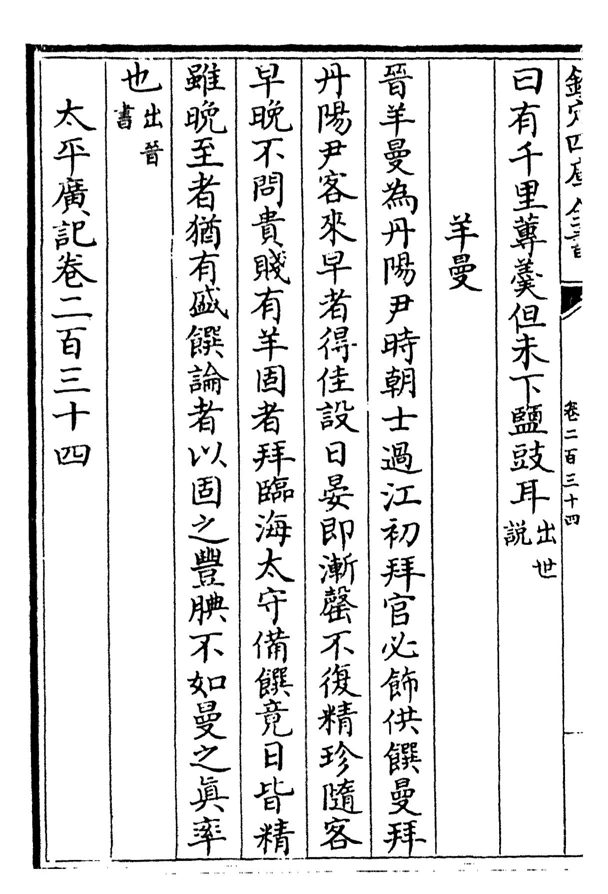
韭食

茅容

後漢茅容字季偉郭林宗曾寓宿焉及明旦容殺雞為饌林宗初以為己設既而容獨以供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因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勸之就學竟以成德出陳留耆舊傳

陸機

陸機詣王武子有數斛羊酪指示陸曰卿江東無敵此



曰有千里蓴羮但未下鹽豉耳出世說

羊曼

晉羊曼為丹陽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必飾供饌曼拜丹陽尹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即漸罄不復精珍隨客早晚不問貴賤有羊固者拜臨海太守備饌竟日皆精雖晚至者猶有盛饌論者以固之豐腆不如曼之真率也出晉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三十四

太平廣記卷二百三十五

交友

宗世林　禰衡　荀巨伯
管寧　竹林七賢　嵇康
山濤　王安期　王敦
孫伯翳　湘東王繹　唐霍王元軌
王方翼　吳少微　張說

柳芳　杜佑　李舟

白居易　許棠　陸龜蒙

顔蕘

宗世林

漢宋南陽宗世林與魏武同時而薄其為人不與交及武帝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既忤旨見疏位不配德而文帝兄弟每造其門必拜牀下其禮重如此出世說

禰衡

禰衡字正平少與孔文舉作爾汝之交時衡未二十而文舉已五十餘矣出本傳

荀巨伯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伯曰吾且死矣子可去伯曰遠來視子今有難而捨之去豈伯行耶賊既至謂伯曰大軍至此一郡俱空汝何人獨止耶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巳身代友人之命賊聞其

言異之乃相謂曰我軍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乃偃兵而退一郡獲全出殷芸口說

管寧

魏管寧與華歆友善嘗共園中鋤菜見地有黃金一片管揮鋤不顧與瓦石無異華捉而擲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者過門管讀書如故華廢書出看管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出世說

竹林七賢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内山濤三人年相比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世謂之竹林七賢（出世說）

嵇康

嵇康素與吕安友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來值康不在兄喜出迎安不前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悟康至云鳳凡鳥也（出語林）

山濤

山濤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濤與二人異於常交問之濤曰當年可以為友者唯此二人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趙狐意欲窺之可乎濤曰可他日二人來勸濤止之宿具酒食妻穿墻視之達旦忘返濤入曰二人何如曰君才致不如正當以識度耳濤曰伊輩亦以我識度為勝出世說

王安期

晉太傅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王安期為記室參軍雅相

知重敕世子毘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出世說

王敦

庾亮兒王敦問曰聞君有四友何者為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彥國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劣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庾曰何者是王曰噫左右躡庾公之足乃止出世說

孫伯翳

齊太原孫伯翳家貧甞映雪讀書放情物外棲志丘壑與王令君亮范將軍雲為莫逆之交王范既相二朝欲以吏職相處伯翳曰人生百年有如風燭宜怡神養性琴酒寄情安能棲棲役曳若此嵇康所不堪予亦未能也出談藪

湘東王繹

梁湘東王繹博覽羣書才辯冠世不好聲色愛重名賢

與河東裴子野蘭陵蕭子雲為布衣之交出談藪

唐霍王元軌

唐霍王元軌高祖第十四子也謙愼自守不妄接士在徐州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交或問玄平王之所長玄平曰無問者恠而詰之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其長至于霍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哉出談賓錄

王方翼

涼州長史趙持滿與長孫無忌親許敬宗既陷無忌懼

持滿為己患乃誣其同反追至京拷訊嘆曰身可殺辭不可辱吏為代占而結奏遂死獄中尸于城西親戚莫敢收視者王方翼嘆曰欒布之哭彭越大義也周文之掩朽骸至仁也絕友之義蔽主之仁何以事君遂具禮葬焉高宗義之而不問出新語

吳少微

吳少微東海人也少負文華與富嘉謨友善少微進士及第累授晉陽太原尉拜御史時嘉謨疾卒為文哭之

其詞曰維三月癸丑河南富嘉謨卒于京邸少微時在官署聞之投袂而起疾行乎衫㡟匍匐于寢門之外病不能起仰天而呼曰天乎天乎子曷所朋曷有律曷可得而見抑斯文也以存乎哀太常少卿徐公鄜州刺史尹公中書徐元二舍人兵部張郎中說未嘗值我不嘆于朝夫情悼之賦詩以寵亡也其詞曰吾友適不死於戲社稷臣直祿非造利常懷大庇人乃無承明藉邁此敦牂春蘗礪其可畏皇穹故匪仁疇昔與夫子孰云異

天倫同病一相失茫茫不重陳子之文章在其殆尼父新鼓興幹河岳眞詞毒鬼神可悲不可朽東轄沒荒榛聖主賢為寶吁玆大國貧詞人莫不嘆美既而病亟長嘆曰生死人之大分吾何恨焉然官職十分未作其一乃至是耶慊慨而終出御史臺記

張說

張說之謫岳州也常鬱鬱不樂時宰以說機辨才略互相排擯蘇頲方當大用而張說與瓌善張因為五君詠

致書封其詩以遺頲戒其使曰候忌日近暮送之使者既至因忌日齋書至頲門下會積陰累旬近暮弔客至多說先公寮舊頲因覽詩嗚咽流涕悲不自勝翌日乃上封大陳說忠貞謇諤有勳乎王室亦人望所屬不宜淪滯于遐方上乃降璽書勞問俄而遷荆州長史由是陸象先韋嗣立張廷珪賈曾皆以讜逐歲久因加甄收頲常以說父之執友事之甚謹而說重其才器深加敬慕焉出明皇雜錄

柳芳

柳芳與韋述友善俱為史學述卒後所著書未畢者芳多續成之出國史補

杜佑

劉禹錫言司徒杜公佑視穆贊也如故人子弟佑見贊為闕因謂之曰闕有一言為入郎久闕

敝為珪穆闕納之友闕威也出嘉話錄

李舟

隴西李舟與齊暎友善暎為將相舟為布衣舟致書于暎以交不以貴也時暎左遷于夔書曰三十三官足下近年以來宰臣當國多與故人禮絶僕以禮處足下則足下長者僕心未忍欲以故人處足下則慮悠悠之人以僕為謟幾欲修書逡巡至今忽承足下出守夔國為蒼生之望不為不幸為足下之謀則名遂身退斯又為難僕知時者謹以為賀但鄱陽雲安道阻且長音塵寂蔑永望增嘆僕所病沉痼方率子弟力農與世疎矣足

下亦焉能不疎僕耶足下素僕所知其于得喪固恬如也然朝臣如足下者寡矣明主豈當不察之耶唯強飯自愛珍重珍重出撫言

白居易

白少傅居易與元相國稹友善以詩道著名號元白其集内有哭元相詩云相看掩淚俱無語别有傷心事豈知想得咸陽原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出北夢瑣言

許棠

許棠久困名場咸通末馬戴佐大同軍幕棠往謁之一見如舊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忽一旦大會賓友命使者以棠家書授之棠驚愕莫知其來啓緘乃是戴潛遣一价卹其家矣出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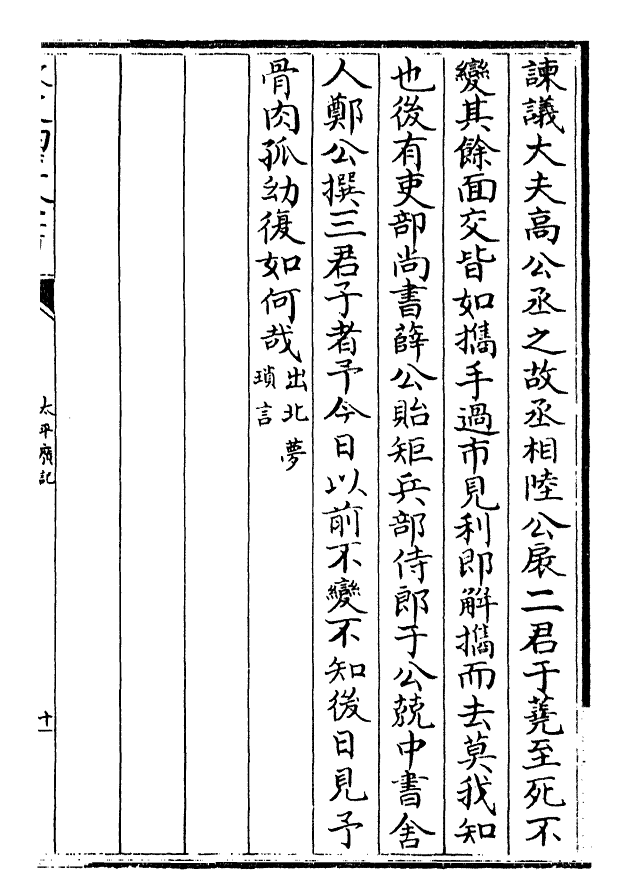
陸龜蒙

吳郡陸龜蒙字魯望父賓虞進士甲科浙東從事家于蘇臺龜蒙幼精六籍長而攻文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為益友性高潔家貧思養親之祿與張摶為廬江吳

興二郡倅丞相李蔚盧攜景重之羅隱寄龜蒙詩云龍樓李丞相昔歲仰高文黄閣今無主青山竟不焚蓋嘗有徵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之日疾終于家與皮日休為詩友出北夢瑣言

顔蕘

顔給事蕘謫官殁于湖外未間自草墓志性躁急不能容物其志詞云寓于東吳與吳郡陸龜蒙為詩文之交一紀無渝龜蒙卒為其就木至穴情禮不缺其後即故



諫議大夫高公丞之故丞相陸公扆二君子蕘至死不變其餘面交皆如攜手過市見利即觧攜而去莫我知也後有吏部尚書薛公貽矩兵部侍郎于公兢中書舍人鄭公撰三君子者予今日以前不變不知後日見予骨肉孤幼復如何哉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二百三十五

太平廣記卷二百三十六

奢侈一

吳王夫差　漢武帝　丁緩
淋池　霍光妻　韓嫣
袁廣漢　霄遊宮　沙棠舟
趙飛燕　郭況　漢靈帝
石崇　王敦　魏高陽王雍

元琛　隋煬帝　則天后

許敬宗　張易之　宗楚客

安樂公主　楊慎交　唐睿宗

玄宗　虢國夫人

吳王夫差

吳王夫差築姑蘇臺三年乃成周環詰屈橫亘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妓千人又别立春宵宮為長夜飲造千石酒鍾又作大池池中造青龍舟陳妓樂日與西

施為水戲又于宮中作靈館館娃閣銅鋪玉檻宮之欄楯皆珠玉飾之出述異記

漢武帝

漢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瑪瑙石為勒白光琉璃為鞍在闇室中常照十餘丈如晝焉自是長安始盛飾鞍馬競加雕鏤或一馬之飾直百金皆以南海白蜃為珂紫金為花以飾其上猶以不鳴為患或加鈴鑷飾以流蘇走如鐘磬動若飛幡後得貳師天馬

當以玫瑰石為鞍鏤以金銀鍮石以綠地五色錦為蔽泥後稍以熊羆皮為之熊毛有綠光皆長三尺者直百金卓王孫[闕]百餘雙詔使獻二十枚出西京雜記

丁緩

長安巧工丁緩者為恒滿燈七龍五鳳雜以芙蓉蓮藕之屬又作卧褥香爐又一名被中香爐本出房風其法後絶至緩始更為之設機環轉運四周而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取被褥以為名又作九層博山香爐鏤刻

為奇禽怪獸窮諸靈異皆能自然運動又作七輪扇其輪大皆徑尺遞相連續一人運之滿堂皆寒凜焉出西京雜記

淋池

漢昭帝元始元年穿淋池廣千步中植分枝荷一莖四葉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低蔭根若葵之衛足也名曰低光荷實如玄珠可以飾珮花葉雜萎芬芳之氣徹十餘里食之令人口氣常香益人肌理宮人貴之每遊宴出

入皆含咀或剪以為衣或折以蔽日相為戲楚詞謂折芰荷以為衣意在斯也又有倒生菱莖如亂絲一花十葉根浮水上實沉泥裡泥如紫色謂之紫泥菱食之令人不老時命水戲遊宴永日工人進一巨槽帝曰櫓楫松舟嫌其重朴況乎此槽豈可得而乘也乃命文梓為舟木蘭為柂刻飛鸞翔鷁飾其船首隨風輕漾畢景忘歸乃至通夜使宮人為歌歌曰商秋素景泛洪波誰云好手折芰荷涼風凄凄揭棹歌雲光開曙月低河萬歲

為樂豈為多帝大悅起游商臺于池上及乎末歲諫者多遂省遊蕩奢侈堙毀臺池鸞舟荷芰隨時廢滅今臺址無遺池亦平焉出拾遺錄

霍光妻

漢霍光妻遺淳于衍蒲桃錦二十匹散花綾二十五匹綾出鉅鹿陳寶光妻傳其法霍顯召入第使作之機用一百二十鑷六十日成一匹直萬錢又與越珠一斛琲綠綾七百端直錢百萬黃金百兩又為起第宅奴婢不可勝數衍

猶怨薄曰吾為若何成功而報我若是哉出西京雜記

韓嫣

韓嫣好彈常以金為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為之語曰苦饑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逐之望丸之所落而競拾取焉出西京雜記

袁廣漢

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鏹巨萬家童八九百人于北芒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三里引流注其内搆石為山高

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旄牛青兕奇禽怪獸積委其間移沙為洲嶼激水為波潮其中育江鷗海鶴孕雛産鷇延漫林池奇樹異草靡不具植屋徘徊重屬閣以修廊行之移晷不能徧也袁廣漢後得罪誅沒入官其園鳥獸草木皆移植于上苑中矣出西京雜記

霄遊宮

漢成帝好微行於太液池旁起霄遊宮以漆為柱鋪黑綈之幕器服乘輿皆尚黑色悅于暗行憎燈燭之照宮

中之美御皆服皂衣自班姬以下咸帶玄綬衣珮雜加
錦繡更以木蘭紗綃罩之至霄遊宮方秉炬燭宴幸既
罷靜鼓息罩而步不揚塵好夕出遊造飛行殿方一丈
如今之輦選期門羽林之士負之以趨帝于輦上坐但
覺耳中若聞風雷之聲以其疾也一名雲雷宮所行之
處咸以氈綈藉地惡車轍馬跡之喧也雖感于微行䜩
宴民無勞怨每乘輿返駕以愛幸之姬寶衣珍食捨于
道旁國之窮老皆呼萬歲是以鴻嘉永始之間國富家

豐兵戈長戟故劉向谷永竊言指諫于是梵宵遊飛行之殿罷宴逸之樂所謂從繩則直如轉圜焉出拾遺記

沙棠舟

漢成帝常以三秋暇日與飛燕遊戲太液池以沙棠為舟貴其不沉也以雲母飾于鷁首一名雲舟又刻大桐木為虬龍雕飾如眞象以夾雲舟而行以紫文桂為柂枻每觀雲棹水玩擷菱蕖則憂輕蕩以驚飛燕命佽飛之士乃以金鎖纜雲舟使佽飛于水底引之值輕風時

至飛燕殆以風飄颻隨風入水帝以翠纓結飛燕之裾遊倦乃返飛燕後漸見疎常怨恚曰以妾微何時復預纓裾之遊漾雲舟于波上耶帝為之憮然今液池中尚有成帝避風臺飛燕結裾處出拾遺記

趙飛燕

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昭儀在昭陽殿遺飛燕書曰今日佳晨貴姊懋膺洪册上貢三十五條以陳踴躍之至金花紫綸帽金花紫羅面衣織成下裾同心七寶釵七

寶綦履玉環五色文綬鴛鴦褥雲母屏風琉璃屏風雲母七寶扇琥珀枕龜文枕金錯綉襠琉璃瑪瑙彄珊瑚玦黄金步搖金博山爐七支燈迴風席茆葉席金浦圓璫孔雀扇五明扇九華扇同心梅合枝李三清水香螺卮出南中螺田麝香沉水香九眞黄鴛鴦襦及被出西京雜記

郭況

漢郭況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童四百人以金為器皿鑄冶之聲徹于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

雷言鑄冶之聲盛也于庭中起高閣層衡石于其上以稱量下有藏金窟列武士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于梁棟間光彩射目晝視如星夜望如月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萬千都城之富難匹其内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氏家為瓊厨金窟況小心畏慎雖居富勢閉門優游未曾干世為一時所知也出拾遺記

後漢靈帝

靈帝初平三年于西園起裸遊館十間採綠苔以被階

引渠水以遶砌周流澄澈乘小舟以游漾宮人乘之選玉色輕體者以執篙楫搖蕩于渠中其水清淺以盛暑之時使舟覆没視宮人玉色奏招商七言之歌以來凉氣也其歌曰凉風起兮日照渠青荷晝偃葉夜舒唯日不足樂有餘清絃流管歌玉鳧千年萬歲喜難逾渠中植蓮大如蓋枝長一丈南國所獻也其葉夜舒晝捲一莖有四蓮叢生名曰夜舒荷亦言日出見葉舒亦名望舒荷帝乃盛夏避暑于祼遊館長夜飲宴帝嘆曰使萬

年如此則為上仙矣宮人年二七以上三六以下皆靚粧而解上衣或共裸浴西域所獻茵墀香煮為浴湯宮人以之沐浴浴畢餘汁入渠名曰流香渠又使内監為雞鳴于館北起雞鳴堂多畜雞每醉樂迷于天曉内閹競作雞鳴以亂真聲也仍以炬燭投于殿下帝乃驚寤及董卓破京師收其美人焚其堂館至魏咸熙中于先帝投燭處溟溟有光如星後人以為神光于此地建屋名曰餘光祠以祈福至魏明之末乃掃除焉出王子年拾遺

石崇

晉石崇與王愷爭豪晉武帝愷甥也嘗以一珊瑚樹與愷高二尺許枝柯扶踈世間罕比愷以示崇崇視訖舉鐵如意擊碎之應手瓦裂愷甚惋惜又以為嫉已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尺條幹絕俗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比者甚衆愷悵然自失出世說

王敦

王敦初尚主如厠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上厠果食至盡既還婢擎金盆貯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置水中而飲之羣婢莫不掩口出世說新書

魏高陽王雍

後魏高陽王雍居近清陽門外數里御道西旁洛中之甲第也正光中雍為丞相給羽葆鼓吹虎賁班劒百人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第匹于帝宮白壁丹檻窈窕連亘飛簷華宇膠葛周通僮僕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

羅綺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則鳴騶
御道文物成行鐃吹競響笳聲哀囀入則歌姬舞女擊筑
吹笙而絲管迭奏連宵盡日竹林魚池侔于禁苑芳草
如積珍木連隂及雍毳後諸妓女悉令入道或有出家
者美人徐月華善箜篌能為明妃出塞之歌聞者莫不
動容永安中與衛將軍原士康為側室士康宅亦近清
陽外徐鼓箜篌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成市徐
常語士康云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一名艷姿並蛾眉

皓齒潔貌傾城修容能為綠水歌艷姿善為逐鳳舞並愛傾後室寵冠諸姬士康聞此常令徐歌綠水文鳳之曲焉出伽藍記

元琛

後魏王侯外戚公主阻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誇競崇門豐室阿戶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樹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園而有莫不桃李夏綠竹柏冬青而河間王琛最為豪首常與高陽爭衡造

文栢堂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絲為繩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有婀朝雲善吹篪能為團扇歌隴上聲琛為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為貧嫗吹篪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為棄墳井在山谷為寇耶相率歸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琛在秦中多無政績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次有七百里者十餘皆有名字以銀為槽金為環鎖諸王服其豪富琛嘗

語人云晉室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狐腋畫卵雕薪況我大魏天王不為華侈造迎風館于後園窗戸之上列錢青瑣玉鳳銜鈴金龍吐旆素柰朱李枝條入簷妓女樓上坐而摘食琛嘗會宗室陳諸寶器金瓶銀甕百餘口甌檠盤合稱是其餘酒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碗赤玉巵數十枚作工竒妙中土所無皆從西來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按行庫藏錦罽珠璣冰羅霧縠充積其内琛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

不見我融立性貪暴志欲無厭見之歎惋不覺成疾還家卧三日不能起江陽王繼來省疾謂之曰卿之財産應得抗衡何為羨歎以至于此融曰常謂高陽一人寶貨多于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繼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及爾朱氏亂後王侯第宅多題為寺宇壽丘里閭列刹相望祇洹鬱起寶塔高壯四月八日京都士女多至河間寺觀其堂廡綺麗無不歎息以為蓬萊仙室亦不是過也出伽藍記

隋煬帝

煬帝廵狩北邉作大行殿七寶帳容數百人飾以珍寶光輝洞徹引匈奴啓民可汗宴會其中可汗恍然疑非人世之有識者云大行殿者不祥之兆也是非王莽輕車之比此寔天心非關人事也出朝野僉載

又唐貞觀初天下乂安百姓富贍公私少事時屬除夜太宗盛飾宫掖明設燈燭殿内諸房莫不綺麗后妃嬪御皆盛衣服金翠煥爛設庭燎于階下其明如晝盛奏

歌樂乃延蕭后與同觀之樂闋帝謂蕭曰朕施設孰與
隋主蕭后笑而不答固問之后曰彼乃亡國之君陛下
開基之主奢儉之事固不同矣帝曰隋主何如后曰隋
主享國十有餘年妾常侍從見其淫侈隋主每當除夜
至歲夜殿前諸院設火山數十盡沈香木根也每一山焚
沉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煎沃之焰起數丈沉香甲煎
之香旁聞數十里一夜之中則用沉香二百餘乘甲煎
二百石又殿內房中不然膏火懸大珠一百二十以照

之光比白日又有明月寶夜光珠大者六七寸小者猶三寸一珠之價直數千萬妾覩陛下所施都無此物殿前所焚盡是柴木殿内所燭皆是膏油但乍覺烟氣薰人寔未見其華麗然亡國之事亦願陛下遠之太宗良久不言口刺其奢而心服其盛出紀聞

則天后

則天造明堂于頂上鑄鐵為鸑鷟高二丈以金飾之軒軒若飛數年大風吹動猶存其址更鑄銅為大火珠飾

以黄金煌煌耀日今見存焉又造天樞于定鼎門並番客胡商聚錢百萬億所成其高九十尺下以鐵山為脚鑄銅為二麒麟以鎮四方上有銅盤徑三丈蛟龍人立兩足捧大火珠望之如日初出鐫文于柱曰大周萬國述德天樞後開元中推倒銅入上方出唐新話

許敬宗

唐許敬宗奢豪嘗造飛樓七十間令妓女走馬于其上以為戲樂出獨異記

張易之

張易之為母阿臧造七寶帳金銀珠玉寶貝之類罔不畢萃曠古以來未曾聞見鋪象牙床織犀角簟䶂貂之褥蛩蟁之氈汾晉之龍鬚臨河之鳳翮以為席阿臧與鳳閣侍郎李逈秀私通逼之也以鴛鴦盞一雙共飲取其常相逐逈秀畏其盛嫌其老乃荒飲無度昏醉是務常頻喚不覺出為恒州刺史易之敗阿臧入官逈秀被坐降為衛州長史出朝野僉載

宗楚客

宗楚客造一宅新成皆是文栢為梁沉香和紅粉以泥壁開門則香氣蓬勃磨文石為階砌及地着吉莫靴者行則仰仆楚客被建昌王推得贓萬餘貫兄弟配流太平公主就其宅看歎曰觀其行坐處我等虛生浪死一年追入為鳳閣侍郎景龍中為中書令韋氏之敗被誅

出朝野僉載

安樂公主

洛州昭成佛寺有安樂公主造百寶香爐高三尺開四門絳橋勾欄花草飛禽走獸諸天妓樂麒麟鸞鳳白鶴飛仙絲來線去鬼出神入隱起鈒鏤窮窕便娟真珠瑪瑙琉璃琥珀頗梨珊瑚車渠琬琰一切寶貝用錢三萬庫藏之物盡于是矣出朝野僉載

又

安樂公主改為悖逆庶人奪百姓莊田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直抵南山擬昆明池累石為山以象華岳引水為

澗以象天津飛閣步簷斜牆磴道被以錦繡畫以丹青飾以金銀瑩以珠玉又為九曲流杯池作石蓮花臺泉于臺中流出窮天下之壯麗言之難盡悖逆之敗配入司農每日士女游觀車馬填咽奉敕輒到者官人解見任凡人決一頓乃止（出朝野僉載）

又

安樂公主造百鳥毛裙以後百官百姓家效之山林奇禽異獸搜山蕩谷掃地無遺至于網羅殺獲無數開元

中梵寶器于殿前禁人服珠玉金銀羅綺之屬於是採捕乃止出朝野僉載

楊慎交

景龍中妃主家競為奢侈駙馬楊慎交武崇訓至以油灑地築毬場出國史纂異

唐睿宗

唐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夜于京師安福門外作燈輪高二十丈被以錦綺飾以金銀燃五萬盞

燈俱竪之如花樹宮女千數衣綺羅曳錦繡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至萬錢裝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貫妙簡長安萬年縣年少婦女千餘人衣服花釵媚子亦稱是於燈下踏歌三日夜歡樂之極未始有之出朝野僉載

玄宗

玄宗幸華清宮新廣湯池制作宏麗安祿山于范陽以白玉石為魚龍鳧鴈仍為石梁及石蓮花以獻雕鐫巧

妙殆非人功上大悦命陳于湯中又以石梁横亘湯上而蓮花纔出于水際上因幸華清宫至其所解衣將入而魚龍鳬鴈皆若奮鱗舉翼狀欲飛動上甚恐遽命撤去其蓮花至今猶存又嘗于宫中置長湯屋數十間環廻甃以文石為銀鏤漆船及白香木船置于其中至于楫櫓皆飾以珠玉又于湯中壘瑟瑟及沉香為山以狀瀛洲方丈上將幸華清宫貴妃姊妹競飾車服為一犢車飾以金翠間以珠玉一車之費不啻數十萬貫既而

重甚牛不能引因復上聞請各乘馬於是競購名馬以黄金為銜䪞組繡為障泥共會于國忠宅將同入禁中炳炳照燭觀者如堵自國忠宅至于城東南隅僕御車馬紛紜其間國忠方與客坐于門下指而謂客曰某家起于細微因緣椒房之親以至于是吾今未知稅駕之所念終不能致令名要當取樂于富貴耳由是驕奢僭侈之態紛然而昧處滿持盈之道矣太平公主玉葉冠虢國夫人夜光枕楊國忠鎖子帳皆稀代之寳不能計

其宜出明皇雜錄

號國夫人

楊貴妃姊虢國夫人恩寵一時大治第宅棟宇之盛舉無與比所居韋嗣立舊宅韋氏諸子方午偃息于堂廡間忽見婦人衣黄羅帔衫降自步輦有侍婢數十人笑語自若謂韋氏諸子曰聞此宅欲貨其價幾何韋氏降階曰先人舊廬所未忍捨語未畢有工數百人登東西廂撤其瓦木韋氏諸子乃率家童挈其琴書委于路中

而授韋氏隙地十數畝其宅一無所酧虢國中堂既成召匠汗鏝授二百萬償其值而復以金盞瑟瑟三斗為賞後曾有暴風拔樹委其堂上已而視之略無所傷既撤瓦以觀之皆乘以木瓦其制作精緻皆此類也虢國每入禁中常乘驄馬使小黄門御紫驄之俊健黄門之端秀皆冠絕一時出明皇雜録

太平廣記卷二百三十六

太平廣記卷二百三十七

奢侈二

韋陟　芸輝堂　裴冕

于頔　王涯　李德裕

楊收　同昌公主　李璋

李使君

韋陟

韋斌雖生于貴門而性頗質厚然其地望素高冠冕特盛雖門風稍奢而斌立朝偘偘容止尊嚴有大臣之體每會朝未嘗與同列笑語舊制羣臣立于殿庭既而遇雨雪亦不移步于廊下忽一旦密雪驟降自三事以下莫不振其簪裾或更其立位獨斌意色益恭俄雪甚至膝朝既罷斌于雪中拔身而去見之者咸嘆重焉斌兄陟早以文學識度著名于㫖善屬文攻草隸書出入清顯踐歷崇貴自以門地才華坐取卿相而接物簡傲未嘗

與人歘曲衣服車馬尤尚奢侈侍兒閹豎左右常數十人或隱几攲頤度日懶為一言其于饌羞尤為精潔仍以鳥羽擇米每食畢視厨中所委棄不啻萬錢之直若宴于公卿雖水陸具陳曾不下筯每令侍婢主尺題往來復章未嘗自札授意而已詞旨重輕正合陟意而書體遒利皆有楷法陟唯署名常自謂所書陟字如五朶雲當時人多倣效謂之郇公五雲體常以五彩紙為緘題其侈縱自奉皆此類也然家法整肅其子允課習經

史日加誨勵夜分猶使人視之若允習讀不輟旦夕問安顔色必恱若稍怠惰即遽使人止之令立于堂下或彌旬不與語陟雖家僮數十人應門賓客必遣允爲之寒暑未嘗輟也頗爲當𦍒稱之然陟竟以簡倨恃才常爲持權者所忌出酉陽雜俎

芸輝堂

元載造芸輝堂于私第芸輝香草名也出于闐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舂之爲屑以塗其壁故號芸輝

而更以沉香為梁棟金銀為戶牖內設懸黎屏風紫綃帳其屏風本楊國忠之寶也其上刻前代美女妓樂之形外以玳瑁水晶為押絡飾以真珠瑟瑟精巧之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綃帳得于南海溪洞之帥首即鮫綃類也輕踈而薄如無所礙雖當時凝寒風不能入盛夏則清涼自至其色隱隱或不知其帳也謂載卧內有紫氣其餘服玩奢僭率皆擬于帝王家芸輝堂前有池以文石砌其岸中有蘋楊花亦類于白蘋其花紅而且大有

如壯丹更有碧芙蓉香潔菡萏偉于常者載因暇日凭欄以觀忽聞歌聲清亮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則玉樹後庭花也載驚異莫知所在及審聽之乃芙蓉中也俯而視之聞喘息之音載大懸遂剖其花一無所見因秘不令人說及載受戮而逃奴為平盧軍卒人故得其實載龍鬚拂紫色如爛椹可長三尺削水晶以為柄刻紅玉以為環鈕或風雨晦暝臨流沾濕則光彩動搖奮然如怒置之于堂中夜則蚊蚋不能近拂之為聲則雞

犬牛馬無不驚逸若垂之于池潭則鱗甲之屬悉俯伏而至引水于空中即成瀑布長三五尺而未嘗輒斷燒燕肉薰之則焞焞焉若生雲霧厥後上知其異載不得已而進內載自云得之于洞庭道士張知和（出杜陽雜編）

又

載妻王氏字韞秀忠嗣之女也（初忠嗣）鎮北京以韞秀嫁元載歲久而見輕怠韞秀謂夫曰何不增學妄有奮幌資裝盡為紙筆之費王氏父母未知或知親屬以載

夫妻皆乞兒厭薄之甚元遂遊秦為詩別韞秀曰年來誰不厭龍鍾雖在侯門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樹苦遭霜霰到春風妻請偕行曰路掃饑寒跡天哀志氣人休淋離別淚攜手入西秦載既到京屢陳時務深符上旨肅宗擢拜中書王氏喜元郎入相寄諸姊妹詩曰相國已隨麟閣貴家風第一右丞詩笄年解笑鳴機婦恥見蘇秦富貴時載肅宗代宗兩朝宰相貴盛無比廣葺亭臺交遊貴族客候其門或多間阻王氏復為一篇以喻

之曰楚竹燕歌動畫梁春　闌重換舞衣裳公孫開館招嘉客知道浮榮不久長載於是稍減太原內外親屬悉來謁賀韞秀安置于閑院忽因天晴之景以青紫絲條四十條各長三十丈皆施羅紈綺繡之飾每條條下排金銀爐二十枚皆焚異香香至其服乃命諸親戚西院閑步韞秀問是何物侍婢對曰今日相公與夫人曬曝衣服王氏謂諸親曰豈料乞索兒婦還有兩事蓋形麤衣也於是諸親羞赧稍稍辭去韞秀常分饋服飾于他

人而不及太原之骨肉每曰非兒不禮于姑姊其柰當
省見辱何載後貪恣為心竟招罪累上惡誅之而亡其
家韞秀少有識量節槩亦高載被戮上令入宫備彤管
箴規之任歎曰王家十二娘子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
十六年宰相妻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死亦幸矣堅
不從命或云上宥其罪或云京兆笞而斃之載寵姬薛
瑶英能詩書善歌舞仙姿玉質肌香體輕雖旋波移光
飛燕綠珠不能過也瑶英之母趙娟亦岐王之愛妾也

後出為薛氏之妻生瑤英而幼以香啗之故肌香及載納為姬處金絲之帳却塵之褥出自勾驪國云却塵獸毛為之其色紅殷光軟無比衣龍綃之衣一襲無二三兩博之不盈一握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故于異國求之唯賈至楊炎與載友善故往往得見歌舞時至因贈詩曰舞怯銖衣重笑疑桃臉開方知漢武帝虛築避風臺炎亦作長歌褒美其略曰雪面淡娥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翹碧步無塵纖腰如柳不勝春瑤英

善為巧媚載感之急于相務而瑶英之父曰宗本兄曰從義與趙娟遞相出入以搆賄賂號為關節更與中書主吏卓倩等為心腹而宗本輩以事告者載未嘗不從之天下賫貨求官職者無不恃載雄勢指薛卓為梯媒及載死瑶英為里人妻論者以元載喪令德自一婦人致也出杜陽雜編

裴冕

裴冕代裴鴻漸秉政小吏以俸錢文簿白之冕顧子弟

喜見于色其嗜財若此晃性本靡好尚車服名馬至數百金鑄者十匹每會客滋味品數多有不知名者出朝野僉載

于頔

于頔為襄州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為荊南打獵大修粧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乾紅紫繡襖子錦鞍韉此郡因而空耗出傳載

王涯

文宗朝宰相王涯奢豪庭穿一井金玉為欄嚴其鎖鑰天下寶玉真珠悉投于中汲其水供涯所飲未幾犯法為大兵梟戮赤其族涯骨肉色並如金出獨異志

李德裕

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羮其費約三萬為雜以珠玉寶貝雄黄朱砂煎汁為之過三錢則棄其柤出獨異志

楊收

咸通中崔安潛以清德峻望爲鎮嘗風宰相楊收師重焉欲設食相召無由可入先請崔公之門人方便爲言至于再三終未許楊意轉堅稍稍亦有流言或勸崔曰嘗相不可堅拒不得已而許之楊喜甚遽令排比然後請日祗候先是崔公親情間人亦與楊通舊欲求事請公言之終難啓口將赴楊之召謂親情曰修行令召我食明日爾但與側近祗候此際必言之倘或要見爾便須即來及崔到楊舍見廳館鋪陳華煥左右執事皆雙

鬟珠翠崔公不樂飲饌及水陸之珍臺盤前置香一爐烟出成樓閣之狀崔別聞一香氣似非烟爐及珠翠所有者心異之皆皆四顧終不喻香氣移皆楊曰相公意似別有所矚崔公曰某覺一香氣異常酷烈楊顧左右令于廳東間閣子内縷金案上取一白角楪子盛一漆毬子呈崔公曰此是罽賓國香崔大竒之宴罷返歸竟不說得親情求事據太宗實録云罽賓國進拘物頭花香聞數里疑此近是又見楊門人說相公每下朝常弄

一玉婆羅門子高數寸瑩徹精巧可愛云是于闐王内

庫中物出盧氏雜說

同昌公主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廣化里錫錢五百萬貫

更罄内庫珍寶以實其宅而房櫳戶牖無不以衆寶飾

之更以金銀為井欄藥臼食櫃木槽鐺釜盆甕之屬縷

金為笊籬箕筐製水晶火齊琉璃玳瑁等為床楮以金

龜銀鹿更琢五色玉為器皿什物合百寶為圓案賜金

麥銀粟共數斛此皆太宗朝條支國所獻也堂中設連珠之帳却寒之簾犀簟牙席龍罽鳳褥連珠帳續真珠以成也却寒簾類玳瑁斑有紫色云却寒鳥骨之所為也但未知出于何國更有鷓鴣枕翡翠匣神絲繡被其枕以七寶合為鷓鴣之斑其匣飾以翠羽神絲繡被三千鴛鴦仍間以奇花異葉精巧華麗可得而知矣其上綴以靈粟之珠如粟粒五色輝煥更有蠲忿犀如意玉其犀圓如彈丸入土不朽爛帶之令人蠲忿怒如意玉類

枕頭上有七孔云通明之象更有瑟瑟幙紋布巾火蠶

緜九玉釵其幙色如瑟瑟濶三尺長一百尺輕明虚薄

無以為比向空張之則踈朗之紋如碧絲之貫真珠雖

大雨暴降不能沾濕云以鮫人瑞香膏所傅故也紋布

巾即手巾也潔白如雪光軟絶倫拭水不濡用之彌年

亦未甞垢二物得之鬼谷國火蠶緜出炎洲絮衣一襲

止用一兩稍過度則熇蒸之氣不可奈九玉釵上刻九

鸞皆九色其上有字曰玉兒精巧竒妙殆非人製有得

于金陵者因以獻公主酧之甚厚一日晝寢夢絳衣奴
傳語云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及覺具以夢中之言告
于左右洎公主薨其釵亦不知其處常氏異其事遂以實
語諸門人或曰玉兒即潘妃小字逮諸珍異不可具載
自漢至唐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公主乘七寶步輦四
角綴五色錦香囊囊中貯辟邪香瑞麟香金鳳香此皆
異國獻者仍雜以龍腦金屑鏤水晶瑪瑙辟塵犀為龍
鳳花木狀其上悉絡真珠玳瑁更以金絲為流蘇雕輕

玉為浮動每一出遊則芬香街巷晶光耀日觀者眩其目昔有中貴人買酒于廣化旗亭忽相謂曰坐来香氣何太異也同席曰豈非龍腦乎曰非也予幼給事于嬪妃宫故常聞此未知今日何由而致因顧問當壚者云公主步輦夫以錦衣質酒于此中貴人共請視之益歎異焉上日賜御饌湯藥而道路之使相屬其饌有靈消炙紅虬脯其酒則有凝露漿桂花醑其茶則有緑花紫英之號靈消炙一羊之肉取四兩雖經暑毒終不臭敗

紅虬脯非虬也但貯於盤中則健如虬紅絲高一尺以筯抑之無三四分撤即復故其諸品味他人莫能識而公主家人餈飫如里中糠粃一日大會韋氏之族于廣化里玉饌具陳暑氣將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水蘸之挂於南軒滿座皆思挾纊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而細明薄可鑒云其中有龍涎故能消暑也韋氏諸宗好為葉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盤盛夜光珠令僧祁捧立堂中則光明如晝焉公主始有疾召術士米實為禳法乃以

香蠟燭遺之米氏之隣人覺香氣異常或詣門詰其故
賓具以事對出其燭方二寸長尺餘其上施五彩藪之
竟夕不盡郁烈之氣可聞於百步餘烟出于上即成樓
閣臺殿之狀或云燭中有蜃脂也公主疾既甚醫者欲
難其藥奏云得紅蜜白猿膏食之可愈上令檢內庫得
紅蜜數石本兜離國所貢白猿膏數甕本南海所獻雖
日加藥餌終無其驗公主薨上哀痛遂自製挽歌詞令
朝臣繼和及庭祭日百司內官皆用金玉飾車輿服玩

以焚于韋氏庭韋家爭取灰以擇金寶及葬於東郊上與淑妃御延興門出内庫金玉駝馬鳳凰麒麟各高數尺以為儀從其衣服玩具與人無異每一物皆至一百二十輿刻木為數殿龍鳳花木人畜之象者不可勝計以絳羅綺繡絡以金珠瑟瑟為帳幙者千隊其幢節傘蓋彌街翳日旌旗珂珮鹵簿率多加等敕紫尼及女道士為侍從引翼焚昇霄降靈之香而擊歸天紫金之磬繁華輝煥殆將二十餘里上又賜酒一百斛餅餤三十駱

駝各徑濶二尺飼役夫也京城士庶罷業觀者流汗相
屬唯恐居後及靈輀過延興門上與淑妃慟哭中外聞
者無不傷痛同日葬乳母上更作祭乳母文詞質而意
切人多傳誦自後上日夕注心挂意李可及進歎百年
曲聲詞哀怨聽之莫不淚下更教數十人作歎百年隊
取内庫珍寶雕成首飾取絹八百匹畫作魚龍波浪文
以為地衣每舞竟珠翠滿地可及官歷大將軍賞賜盈
萬甚無狀左軍容使西門季玄素頗梗直乃謂可及曰

爾恣巧媚以惑天子族無日矣可及恃寵無有少改可及善囀喉舌于天子前弄眼作頭腦連聲著詞唱曲須臾間變態百數不休是時京城不調少年相效謂之拍彈去聲一日可及乞假為子娶婦上曰即令送酒麪及米以助汝嘉禮可及歸至舍俄一中貴人監二銀榼各高二尺餘宣賜可及始以為酒及啓皆實以金寳上賜可及銀麒麟高數尺可及取官庫車載往私第西門玄素曰今日受賜用官車他日破家亦須輦還內府不道受

賞徒勞牛足後可及果流于嶺表舊賜珍玩悉皆進入

君子謂玄素有先見之明出杜陽編

李璋

李絳子璋為宣州觀察使楊收造白檀香亭子初成會親賓觀之先是璋潛遣人度其廣袤織成地毯其日獻之及收敗璋亦從坐出杜陽編

李使君

乾符中有李使君出牧罷歸居在東洛深感一貴家舊

恩欲召諸子從容有敬愛寺僧聖剛者常所往來李因以具宴為説僧曰某與為門徒久矣每覩其食窮極水陸滋味常饌必以炭炊往往不愜其意此乃驕逸成性使君召之可乎李曰若朱象髓白猩唇恐未能致止于精辦小筵亦未為難於是廣求珍異俾妻奴親為調鼎備陳綺席雕盤選日邀致弟兄列坐矜持儼若冰玉餚羞每至曾不入口主人揖之再三唯沾果實而已及至冰餐俱置一匙于口各相眄良久咸若噛蘗吞針李莫

究其由但以失飪為謝明日復見聖剛備述諸子情貌僧曰前者所說豈謬哉既而造其門問之曰李使君特備一筵餚饌可謂豐潔何不畧領其意諸子曰燔炙煎和未得法僧曰他物縱不可食炭炊之飧又嫌何事乃曰上人未知凡以炭炊饌先爕令熟謂之煉炭方可入爨不然猶有烟氣李使君宅炭不經煉是以難食僧拊掌大笑曰此則非貧道所知也及巢寇陷洛財産剽掠俱盡昆仲數人乃與聖剛同竄潛伏山谷不食者至於

三日賊鋒稍遠徒步将往河橋道中小店始開以脫粟為餐而賣僧囊中有錢數百買于土杯同食腹枵既甚膏粱之美不如僧笑而謂之曰此非煉炭所炊不知堪與郎君吃否皆低頭慚靦無復詞對出劇談録

太平廣記卷二百三十七